

湘西民族工艺文化

龙湘平 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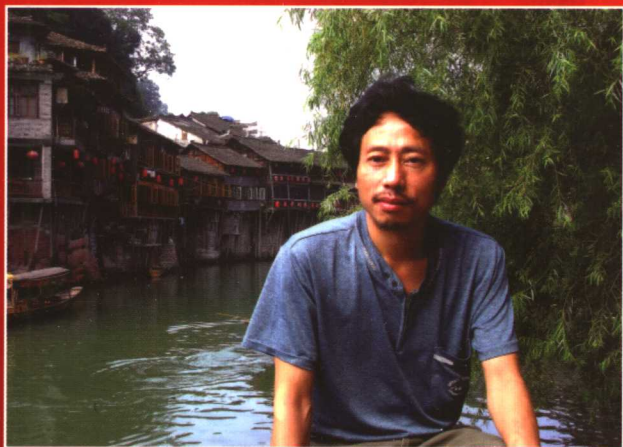
目 录

序	007
绪 论	011
第一章 民居建筑	017
一、土家族民居建筑的历史演变	017
二、土家族民居形式与类别	026
三、土家族民居功能构建	030
四、土家族民居建造程序	032
五、土家族民居建筑的文化价值取向	037
六、苗族民居建筑形式	046
第二章 苗族服饰	053
一、苗族服饰溯源	053
二、湘西苗族服饰大变革	057
三、近代湘西苗族服饰	061
四、湘西苗族服装款式	064
五、湘西苗族银饰类别	076
六、苗族服装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	088
第三章 苗族刺绣	113
一、苗族刺绣历史溯源	114
二、苗族刺绣题材与纹样构成	117
三、苗族刺绣造型特征	122
四、苗族刺绣制作技艺	125
五、苗族刺绣色彩表现特征	130
第四章 土家织锦	133
一、土家织锦历史溯源	133
二、土家织锦制作工艺	142
三、土家织锦主要传承谱系	147
四、土家织锦工艺的杰出代表——叶玉翠	153
五、土家织锦的图纹构成与色彩表现	163
六、土家织锦的社会属性与人文价值	170

目 录

第五章 民间印染	179
一、民间印染的历史沿革	179
二、湘西少数民族印染	184
三、靛蓝种植与加工技术	189
四、传统印染工艺流程	192
五、民间印染类别、题材与纹样构成	199
第六章 田野调查	211
一、寻访凤凰染布匠刘大炮	211
二、访傩面雕刻师梁铁	216
三、铤花艺术路在何方——寻访“踏虎花客”邓兴隆	222
四、对凤凰纸扎艺人聂方俊的采访	231
五、湘西民间工艺现状调查	242
第七章 研究报告	253
一、湘西民族工艺文化的内涵	253
二、湘西民族工艺文化的社会价值	254
三、湘西民族工艺文化生态现状	255
四、湘西民族工艺文化衰落颓势原因分析	261
五、民族工艺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对应策略	264
后 记	270





作者简介:

龙湘平，苗族。1966年7月出生于湖南永顺首车，1984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艺术设计系，毕业后曾先后任教于武陵大学工艺美术系、吉首大学美术学院。现为湖南城市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系副教授，兼职湖南省设计艺术家协会理事。

从事美术与艺术设计教学20年，有40余件美术与艺术设计作品在国家艺术类学术期刊发表或参加省级、国家级展览，多幅作品获奖。近年来，潜心于民间美术理论研究，主持湖南省社科基金、社科联基金及吉首大学科研项目4项，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研究5项，在省级、国家级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8篇。



湘西民族工艺文化

龙湘平 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湘西民族工艺文化/龙湘平著.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314-3600-3

I. 湘… II. 龙… III. ①民间工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②民族文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IV.
J528 K28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9575 号

出 版 者: 辽宁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 29 号 邮编: 110001
发 行 者: 辽宁美术出版社
印 刷 者: 沈阳美程在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4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罗楠 王申 光辉
版式设计: 光辉
技术编辑: 鲁浪 徐杰 霍磊
封面设计: 曾千红 赵忠鼎
责任校对: 张亚迪
ISBN 978-7-5314-3600-3

定 价: 98.00 元

邮购部电话: 024-83833008
E-mail: lnmscbs@163.com
<http://www.lnpgc.com.cn>

序

“工艺”，为“百工之艺”之总称；“文化”则是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为满足人类自身物质与精神需要，通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显然，“工艺文化”所表现的内涵，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为满足某种物质与精神需要，通过手工制作而创造的各种生活、生产用品、环境装饰等造型物所表现出的一切有形的文化现象。

民族工艺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表征，是民族、族群的精神、思想和审美的共同结晶。它包含了一个民族在某一时代的造物思想，也反映出民众所追求的精神理想。将民间工艺美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其原因在于民间工艺美术品并非单一范畴意义上的造型艺术，一方面它是一个多元文化构成体，它的形制、样式、用途、内涵等无一不是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遗存；另一方面，民间工艺美术的创造，涉及了民俗过程、生活过程乃至工艺制作过程等文化现象，并受到历史文化的的影响与渗透。民间工艺美术具有原发性、民俗性、工艺性、功利性、文化性特征。任何一件民间工艺美术品的背后，都蕴藏着一种深刻的意蕴，都与该民族或群体的历史发展、伦理哲学、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生活习俗休戚相关。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等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兴起了对民族工艺文化的研究。它产生的背景是一些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世纪潮流的强烈冲击，一些有识之士为挽救行将消亡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准确理解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外在形式及其基本形态，运用民族学、历史学、伦理哲学、美术学的理论，采取考古学、考据学、社会调查及物理、化学分析等科学方法，运用综合研究、分类研究、比较研究、专题研究等研究手段，对各种民族传统文化内涵进行综合系统的研究，以正确认识民族文化心理，从而达到有效而准确地保护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

我国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民族学、民俗学及民族史学前辈，已

经开始重视民间美术，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与归纳。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便较为准确地提出了民间艺术的概念与含义。他认为：对于艺术史和艺术学的研究，如果舍弃了民间艺术，将不利于我们研究问题的解决，对于民俗学的资料——民间艺术，与考古学和人种学的资料一样，有助于重要问题的解决。新的合理的艺术史和艺术学，正被要求着从“绪论”写起，在这当儿，谁把自己或另一个民族方面的资料提供得最丰富，谁就是对于新的“史”和“学”的建设很有功劳的人。

龙湘平先生新著《湘西民族工艺文化》将工艺美术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文化现象进行研究，致力于为本土民族艺术史和艺术学提供各方面资料，并力求对民族民间美术学的学科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其精神所至，堪称虔诚而无愧，其成果丰硕，可以说是对湘西民族艺术新的“史”和“学”的建设很有功劳的人。

湘平致力于湘西民族民间美术研究十数年。二十二年前的仲秋，湘平负笈求学长沙岳麓山下，于是我们便有了师徒之缘。这个出生在古称五溪溪州山旌旄儿里满身“土气”、愣头愣脑、好学上进的苗族小伙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湘平天资聪慧，悟性极高，登堂入室求法悟道，学业精进，研读方向为工艺美术。其间，寒暑假多次自费赴湘西体验生活，走乡串寨，广为收集民族民间工艺图谱，民艺研究兴趣日浓。学成任教于湘西高等学府的近二十年间，多次在湘西的苗岭山寨和土家山乡进行田野调查，收集了近万张民间工艺图片资料，走访了一百多名民间艺人及民营企业家、收藏家，积累了许多具有重要理论研究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本书的问世，是作者结合多年大量的田野调查，将民族民间美术理论研究及实践与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熔铸一炉的结晶。

《湘西民族工艺文化》一书是龙湘平先生主持的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终结成果，其研究方法颇有新意。课题研究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分类

研究”为主体，“比较研究”为支撑，结合以往以审美造型为主的艺术本体静态研究的同时，实施以创作主体、艺术传承、传播环境、接受对象、传统审美观念、民俗文化内涵、社会生产生活内涵为主进行动态研究。通过各民族间民间美术比较、民艺研究成果比较以及借助于其他交叉学科进行的整合分析，采取了由面——点——面、从整体——局部——整体，动静结合、隐显相融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在当今民间美术理论研究界有独创之处。特别是本成果将民间美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剖析、研究，并将其提到了哲学、美学的高度，认为对于民间美术的研究，要结合民族发展史、民俗学、民族学、民族宗教文化等学科的交叉、传承关系，不能局限于主观意义的感性描述或仅着眼于资料的收集、罗列、记叙，而是要通过多侧面、多视角的论证，打破约定俗成的戒规，向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对民间美术自身存在的价值、特征、内涵等做近距离的观察，丰富了民间美术的科学体系。

本论著从湘西民间工艺的民艺理论、田野调查、研究报告三个方面做了横向、纵向的剖析，对民居建筑、苗族服饰、土家织锦、苗族刺绣、民间印染、纸扎镗花等工艺的生存现状、工艺流程、文化内涵、审美价值等在跨学科、跨专业的基础上作了多视角的研究，并涉及到改变民族民间工艺衰落颓势的对应策略等系列问题，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如对民间美术理论研究及民艺采风，作者另辟蹊径，从工艺技术经验衍生出的民间技艺口诀、典籍文献中寻求民间美术学理论的支撑；从民间美术的世系传承谱系中，查询其历史源流及艺术造型风格与特征；从民俗、生产生活及工艺制作而非单纯的造型角度去考察评介民间美术作为“生活艺术”存在的本质与精神内涵；从人们对现代物质与精神的需求去寻求传统工艺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对应策略。这些鲜活的、立体的研究方法，为民间美术学的学科构建以及深入研究提供了准确而重要的理论参照，为研究湘西民间美术开辟了一个新途经。书中“湘西民间工艺现状调查”和“湘西少数民族民间工艺文化传承与保护研究报告”

两个章节的撰写,为政府部门制定民族工艺文化相关保护政策和民族地区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对湘西少数民族工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具有积极作用。

总之,龙湘平先生这本新著,为研究湘西民间工艺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丰富了湘西民族工艺文化的内涵。通读此书,能时时感受到作者精雕细琢、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不畏艰难、勇于进取的钻研精神。著作者以自身特有的才情、功力、学养和敏感去研究湘西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其境界迥异于天地人而提升了,更为识者而激赏。

“艺者,文之极也”。九层之台,起于垒土。龙湘平得天机,锲而不舍,厚积薄发,其才情卓拔,学养深厚,终将《湘西民族工艺文化》一书付梓出版。应作者之邀,欣然为序。来者可追,为学日益,衷心祝愿作者再接再厉,为民族文化繁荣再创佳绩。

朱訓德

2006年夏于长沙岳麓山下

绪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西南云贵高原余脉的武陵山区。它北起常德，南至怀化，东接湖湘腹地，西陲黔、川、渝、鄂边境，沅水澧水逶迤千里，武陵山脉雄踞全境，酉、辰、巫、武、澧水穿流其间，素为湘、鄂、渝、黔“咽喉”之地。因是湖南省的“西北门户”，所以，人们又习惯地称之为“湘西”。

湘西民族历史悠久。据考古资料证实，远在旧石器时代，湘西地区的土著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和劳动。1987年，考古队曾在湘西境域发现了两件打制石器，其地质年代距今约5万年。近年来，在澧水、沅水流域也发现了大量的原始村落遗址，村落遗址距今约7000年。

历史上，湘西境域战国时期属楚黔中郡。西汉属武陵郡。三国时初属蜀，后属吴。西晋、东晋属荆州武陵郡。后晋天福四年（939），溪州（今永顺）刺史彭士愁率领锦州、奖州、溪州少数民族万余人，反抗楚王强暴统治。楚王马希范率兵亲征，士愁军受挫，马氏亦损兵折将，双方铸溪州铜柱为盟。从此，土司王朝在湘西统治了80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57年9月成立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吉首、泸溪、凤凰、花垣、保靖、古丈、永顺、龙山、桑植、大庸10县。1988年桑植、大庸被划入张家界市。至今，湘西州辖7县1市，州府设吉首市。

湘西地域辽阔，溪流纵横，河网密布，少数民族交错聚居，古风遗韵浓郁瑰丽。全州面积15486平方公里，境内居住着土家族、苗族、回族、瑶族、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人口264.58万人，其中土家族105万人，苗族86万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72.9%。

土家族是一个有本族语言而无本族文字的独立民族，几千年历史的改朝换代，该民族的称谓也随之发生变化。商周以来，先后被称为“巴人”、“板楯蛮”、“賁人”、“廩君种”、“溪州蛮”、“土蛮”、“土夷”、“土民”等，而土

家民族对本族则自称“毕兹”、“毕基”或“毕兹卡”。

土家族的来源是以史前时期就居住在湘西一带的土著居民为主体，在从商、周、秦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长达千余年的时期内，逐渐融合了先后迁入和定居于湘西山区的巴人、濮僚、蛮蜒、楚人、乌蛮等古代部族的一部分，在唐宋年间形成了一个以湘西武陵山区为共同地域，以土家语为主体，吸收其他部族的词汇最后形成的土家族语言为共同语言的民俗共同体。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灾难深重、勇敢顽强的民族。自有中国史书所记载的汉族与异族的第一场战争，便是黄帝与苗族先祖蚩尤的涿鹿之战，蚩尤兵败，苗族部落也从此开始了长达4000余年漫长的迁徙生涯。

湘西苗族与楚族有着密切的关系。楚族是三苗后裔为主体的民族，有学者认为：“楚国就是苗国，楚族就是苗族，楚苗同源，楚苗同族。”楚族的先民在原三苗和荆蛮地域内土生土长的蛮族，就是三苗集团和荆蛮集团其中的一支或组成部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原楚国和巴国境内的苗族居住区域归属中央封建王朝管辖，其后，在湖南境内设置长沙郡、黔中郡、武陵郡。秦汉时期，史书对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指苗族）通称“长沙蛮”、“武陵蛮”、“五溪蛮”，或按更小的地域称呼“澧中蛮”、“潞水蛮”、“酉溪蛮”、“黔中蛮”，等等。苗族第四次大迁徙以后，因为居住环境的变化，各个支系的风俗习惯形成差异，服饰颜色偏爱不一。湘西一带苗族崇尚红色，异族根据苗族这些不同的服装色彩习惯差异，把湘西苗族划分为“红苗”之列。

湘西民间美术品类繁多、工艺精湛，工艺文化底蕴深厚。

土家族吊脚楼是西南少数民族工艺文化的一大亮点。它顺势而建，聚而成寨，在武陵山脉崇山峻岭、沟壑纵横的深山老林中，装点着土家人淳朴、粗犷、豪放的民族风情。土家民居建筑是土家民族文化的有形载体，它的建造过程、结构功能、外观造型、室内空间营建，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一定的文化观念，或者说受到一定文化观念的影响。它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

到了重要作用，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与手段。土家族民居建筑建造的文化价值取向，体现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是土家族社会生活与民族文化的直接反映。

土家族民宅中的装饰木雕和家具木雕工艺是土家族文化与中原文化长期融合的结晶，木雕线条细腻流畅、稚拙粗犷、古朴奔放、鬼斧神工、意匠天然，具有鲜明的楚巫文化传统风格特征，是楚巫文化的遗存与演绎。

苗族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的物化形式，自始至终反映了苗族人民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审美意识、审美理想。苗族服饰既是一种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也是一种民众精神生产活动智慧的结晶，它的审美意识与苗族社会背景、文化观念长期保留了一种交融渗透、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关系。服饰创作活动中，苗族妇女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到的审美眼光，在服饰中浓缩了自然界一切有形的物象和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体现了一个古老民族沉重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苗族服饰不单纯表现为某个民族专有的艺术形态，它的艺术创新是由许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经过接触、混杂、分裂、融合，按照人类造物的需要，通过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逐渐形成鲜明的民族个性。苗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有形载体，反映出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凸显了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主义精神，蕴藏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内涵。

苗族刺绣工艺的精美，几乎令人惊为天衣。其针法之细密、图案之稚拙、结构之严谨、色彩之绚丽、风格之古朴，足与驰名于海内外的湘绣、苏绣相媲美，艺术大师刘海粟曾称赞说：“苗女刺绣巧夺天工，湘绣、苏绣比之难以免俗。”

土家族织锦是土家族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和奇葩。土家织锦历史悠久，据湘西北西水流域的考古发现及大量的历史文献证实，它起始于商周，初雏在秦汉，基本成形于两晋，成熟于唐宋，明清臻于完美。历史上，土家织锦

有着不同的称谓，春秋战国时，称“表布”，秦灭巴时为“賁布”，汉代又有“斑斕”名，三国有“武侯锦”称，宋史有“溪布”、“溪山布”载，到了明清，地方志则称之为“土锦”，现今，土家人还是习惯地称之为“西兰卡普”或“打花铺盖”。土家织锦可以说是研究土家族文化的活化石，它是我国四大名锦之一，有着历史辉煌的一页，在中国工艺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土家织锦又是土家族显著标志之一，对土家族的认同性和凝聚力有着特殊价值。

泸溪傩雕面具是巫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应用于傩仪、傩舞、傩戏等仪式活动中。傩雕面具种类繁多，造型各异，其风格粗犷朴拙、庄严华丽，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

凤凰纸扎工艺品造型奇特、风格古朴、色彩艳丽、质轻柔韧。这四个方面造就了凤凰纸扎工艺的独特魅力。它粗非拙劣、俗非平庸、野非不训、土非孤陋，正是这种粗、俗、野、土赋予了凤凰纸扎工艺品浓郁的乡土特色和民族风格，它犹如开放于山野的兰花草，散发着醇厚袭人的芳香，充满诱人的生命活力。

湘西苗族凿花工艺在全国也负盛名，沈从文《塔户剪纸花样》的泸溪县踏虎乡便是国内外闻名的“凿花艺术之乡”。苗族剪纸被广泛地应用于服饰绣花的纹饰底样，与北方剪窗花的欣赏不同，故而称之“凿花”、“扎花”。其制作技法也独具特色，是在特制的蜡盘上用刀扎刻，一次可刻十来层，贴纸于苗服衣领、袖口、围裙、护胸、鞋帽、门帘之刺绣部位，以便于女红刺绣图案生动、流畅。除此之外，苗族凿花还广泛地应用于宗教祭祀等民俗活动，故而神秘无比。

湘西苗族的印染、蜡染工艺，也可以说是湘西民族工艺文化中的一绝。苗族蜡染制作，用自种的火麻、苎麻经多道工序加工织纺成布，以竹签和铜皮制成的蜡刀蘸蜡在染缸中用靛料多次浸染、清漂、晾晒，以沸水高温脱染，形成蓝底白花或白底蓝花的各种图案。白蓝二色相互映衬，加上自然形成的

“冰裂纹”的渲染，分外淡雅悦目；也有用各色染料浸染的“五彩蜡染”，色彩对比鲜明，如锦似绣，十分艳丽。苗族用于制作服饰的蜡染布料，纹样构图饱满严谨，风格古朴典雅，线条主次分明，结构疏密有致，富于强烈节奏感和韵律感，具有浓厚的装饰趣味。远观之，有的如蓝天缀满繁星，有的如河中飘过白鹭，它们是细点花纹的杰作，在全国的蓝印花布中独树一帜，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给人以美的享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千百年来，湖南各少数民族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在这块神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生产劳动、生息繁衍、融合交往，形成独具民族特质的民族民间工艺文化，它与中原文化以及其他民族文化一道，共同构建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民族文化。

